



什么是红军

王建生

记忆中，自打读书起就接受长征的教育。《飞夺泸定桥》的二十二勇士，《金色的鱼钩》中的老班长，等等，课文中的红军英雄早早地印在小学生心中。中学了，读《七律·长征》，唱《长征组歌》，眼前便是“雪皑皑，白茫茫”，瘦小的身影在大山间缓缓移动。日常生活中，随时可见红军的身影，在连环画页、戏剧舞台和影视屏幕上，通常是灰布军装、八角帽、红星闪闪，有时面部被战火灼得焦糊，白色的纱布上正渗出鲜红的血迹。

近些年，外出机会多，留意实地感受长征。去凉山探亲，绕道冕宁，掬一捧彝海水，重温那段烂熟于心的结盟故事，体会红军与彝族人民的生死相托。

游川西，遥望夹金山，迫不及待地走进“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纪念馆”，分享红军队伍胜利会师的喜悦。

来到大渡河，脚踏铺垫的木板，手抓连网的护栏，行走于铁索桥之上。桥身的晃动引起游客的尖叫，那叫声撞痛了我的神经。我想：当年的铁索桥仅有十三根铁索，对岸的机枪还“哒哒哒”地咆哮，红军战士是怎么过去的？

那次赴遵义采风，作家们放下行李，即刻就参观遵义会场、踏访娄山关。大家静立于山头，凭吊“苍山如海、残阳如血”的雄浑，领悟“而今迈步从头越”的豪迈。

看完设在嘉绒土司寨的长征展览馆，同行的王老师说感叹：“红军真是英雄汉！”我深以为然地点头。

站在展览馆的院坝里回望，那些跨越岁月的英雄身影在我脑海里渐渐清晰，一句“红军真是英雄汉”的感叹，恰恰成了我深入追问的起点。我不想让这份赞叹只停留在笼统的敬意里，于是把目光锁定在了长征中最年轻的队伍——红二十五军身上，想从他们的足迹里找到英雄二字最生动的注脚。

我选择长征中最年轻的队伍——红二十五军为对象。八方求援，获得史料书刊一厚摞。边读史，边寻访，先后到了花山寨、何家冲、独树镇、二天门和南阳市，访谈十数人。我不时为深渊“铁桶阵”中的红军捏一把汗，又不时为红军勇敢地击败敌人、跳出包围而长吁一口气。在独树镇，遭敌军伏击，政委吴焕先高举大刀冲进敌阵，一声“共产党员跟我来”稳定了局势；庾家河战斗更加惨烈，军长、副军长身负重伤，徐海东昏死四日四夜；四坡村战斗中，政委吴焕先又是冲锋在前，用生命夺取了胜利。面对地图上那众多血色箭头，我热泪盈眶。史料记载，红二十五军每场战斗都有不少伤亡，但是，到达陕北，人数不减反增。明明是险途，为什么还有青年不断加入？我想起了何家冲村何支书一句话：“就凭他们叫红军。”

红军，一个金光闪闪的名字！什么是红军？

我在红二十五军的传单《什么是红军》中找到了答案：“红军里面的人，都是工人、农民、贫民、士兵出身……”

同时，我也找到了行文的灵魂——就是要如实地写出“红军”这两个字背后的信仰与力量。我要告诉读者，真实的红军，是那样平凡，又那样伟大。

……

王建生：武汉人。中国作协会员。曾任湖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。有散文集《布谷声声》《一唱越千年》，长篇传记《讲给生意人听的故事——儒商子贡》，长篇报告文学《心安凤凰园》等多部著作出版。

历史选择何家冲

何家冲景区的中心广场到了。村支书何宗伟告诉我，他们习惯称这里为纪念碑广场。耸立在广场中央的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。白色基座，两根脊柱连体并排，将闪闪发亮的五角星举过头顶，有如两兄弟靠背而坐，像一个没有书写完整的“北”字——寓意“出发，北上抗日”。纪念碑从上往下流线形舒展，东西两方为红色大理石装饰，又像是迎风前行的两面红旗。红旗上分别竖排着“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”和“长征出发地，罗山何家冲”，均为毛泽东手书字体。纪念碑下，一圈红叶石楠正芽嫩叶绿，若是天晴，密密匝匝的红叶定然是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，年年翻新，永不熄灭。紧挨着纪念碑的是何家冲学院——以长征精神为核心的学堂，在中国为数不多。两年前，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九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就在这里举行。

1934年11月11日，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，决定红二十五军迅速进入何家冲、殷家沟一带休整，做好战略转移前的准备。

为什么是何家冲？导游姑娘背诵了时任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回忆：何家冲层峦叠嶂、林原莽莽，可为红军打游击及筹备长征提供很好的自然条件，亦符合西进战略方向，历史选择了何家冲。老将军的记忆十分准确，何家冲东北南三面环山，山峰陡峭，进出只有一条路。九龙河两侧层层梯田，青瓦石墙的民居依山势逐级抬升，掩映在密林竹丛之间，如同一座天然堡垒。何宗伟手指路边的几棵大树说：“这些树大多活到了百把岁，说不好与当年的红军战士同庚。旧时的何家冲，人烟稀少，森林遮天蔽日，牛在田畈行走，天上的飞鸟也不惊。”

何宗伟强调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“投缘”。何家冲很早就建立了农会组织，红四方面军西征后，这里成了留守力量支撑鄂豫皖游击区的热土，对疲于转战的红军来说，不仅是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地，更是一片有着温情的热土。何宗伟多次听爷爷辈的老人描述：红军干部骑着枣红大马，背着寒光闪闪的大刀，从西垭口闪地一下进了村，熟门熟路就像回家，山坡上的松树林就是战士们的宿营地。何爷爷的话倒是应了古人的两句话：“当兵的个挨个，人顶人，年轻得眉毛还没硬，下巴还没青，但枪和刀却擦得油光发亮。连长在前头一立正，二三百个娃娃唻地站好。”还说：“从来没见过那种兵。”

三千人挤进深山沟，除了军部机关、医院和伤病员之外，其他人都露宿在半山坡青石板上。十一月中旬的大别山，夜凉如冰，青石板上结着湿漉漉的水雾。小战士一声不吭，侧身躺下，抱一抱枯树叶盖在胸口，枕着步枪便合眼。林子里的岩石上至今依稀可见刻下的歌谣：“青枝绿叶我的房，青石板上我的床，杀退敌人回山岗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”据说是当年小战士们刻在石头上的心声。军爱民，民拥军，红军队伍回到了何家冲。

何氏祠——老物件的记忆

队伍进村后，军部机关设在何氏祠。这是一座始建于明代的青砖布瓦四合院，占地约四百平方米，十六间房屋分前后两进，风格清雅古朴。祠堂本是家族祭祀场所，但乡亲们得知红军要驻扎，没有丝毫犹豫，把祠堂打扫干净，让军部机关搬了进去，军长程子华、政委吴焕先、副军长徐海东等首长也住了下来。

抬腿迈进何氏祠大门，我们一步跨越92年。警卫室、参谋处、政治部、会议室全都恢复了当年原样，陈列着红军使用过的武器和生活用品——老旧的汉阳造步枪、掉了瓷的搪瓷缸子、被熏得漆黑的油灯，每一件都记录着陈年往事。围坐在厚实的方桌旁，埋头于清油灯下，红二十五军连夜召开了何家冲会议。会上落实花山寨会议精神，完成了长征前最后一次整编，制定了突破平汉铁路、奔赴桐柏山的计划，同时起草了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》。《宣言》强调民族危亡，呼吁全国各阶层团结抗日，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议，“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”。年仅18岁的刘华清伏案于油灯下连夜刻版印刷。我仔细观察那盏丑巴烧制的油灯，油盏大小接近茶杯口，盛满清油放入灯芯可点燃到五更天；底座比油盏稍大，放置安稳；中间手柄有筷子高，方便掌灯，也能高灯远照。那一夜，小油灯一定很卖力，不然怎能照亮一群追求光明的军人？

红二十五军历史陈列展室设在祠堂小房间里，数十个鲜红方框排列组合，粘贴泛黄老照片并配简要文字，还有展柜展示旧物件。解说词从鄂豫皖苏区形成说起，说到红二十五军的鬼“当红军走革命路，走到底！”徐海东被感动，批准了请求。从何家冲到陕北，她们既是宣传员又是护士，在铁树镇战场用身体为冻僵的战士热脚，在庾家河血战后精心护理昏迷的徐海东和程子华，进入静宁县回民区为回民治病、交朋友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。

关于毛泽东向徐海东借钱的故事，我早有耳闻，这次在玻璃展柜中得见毛泽东亲笔信：“海东同志，你好，因为部队过冬，吃、穿出现困难，特向你借款两千五百元。毛泽东。”徐海东收信后即命令盘点家底，送出五千元。不仅如此，红二十五军还调剂出部分机枪，连带一批战士充实中央红军。当时红二十五军总共也只有七千多元，但这银圆、枪械和战士，组成了红二十五军对党的忠诚。走出纪念馆，雨中何氏祠堂的翘角屋檐和墨绿瓦松小草，仿佛都在对一代年轻的共产党人默默赞许。

军医院——何大妈的雕塑像熠熠生辉

出何氏祠东行约三百米，便来到红二十五军医院旧址。这是一片建于明代的连体宅院，原为何大湾何氏居民所建，四个相连的四合院从东向西等距离排列，砖木结构，四个门楼。屋脊用小青砖、灰布瓦组成图案，山墙上彩绘花草，整体格局依然清晰。1934年11月，医院随军迁入，时任院长钱信忠——这位1955年被授予少将、后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医学前辈——就在这里带领三四十名医务人员救治伤员。

走进院落，当年的手术室、病房、药房依稀可辨。陈列的医疗器械简陋得让人心酸：几把镊子、几只药碗、一些土制草药。如今何大湾几位长寿老人讲不清具体治病故事，只记得医院“房间多，加上整洁干净”，不仅救治红军伤病员，还为何家冲百姓看病。

“七仙女”展板前是游人驻足的地方。七名女战士是曾纪兰、曹宗楷、田希兰、张桂香、余国清、戴觉敏、周少兰（周东屏），曾纪兰任班长。出发前军部动员女同志留下，她们坚决不同意，找到老军长徐海东：“生是红军的人，死是红军的鬼”“当红军走革命路，走到底！”徐海东被感动，批准了请求。从何家冲到陕北，她们既是宣传员又是护士，在铁树镇战场用身体为冻僵的战士热脚，在庾家河血战后精心护理昏迷的徐海东和程子华，进入静宁县回民区为回民治病、交朋友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。

何大妈是用生命守护生命的典型代表。军医院旧址展出了她的半身铜像，脸庞圆中显方，秀发齐耳，两只大眼睛饱含爱恨分明的神采。讲解员说：“何大妈是‘英雄母亲’，也是常人难以接受和理解的妈妈。”何大妈本是吴秀真，山东人，嫁村民何胜群为妻。她初通医术，擅长做小生意，以

巍巍何家冲



两项职业为掩护，天天提着竹篮走村串户，竹篮底下常藏着西药和盐巴等短缺物资，在自家后院山洞先后救治了十三名红军伤员。丈夫何胜群运送物资时遭遇白匪追击，脚板被树枝刺穿仍坚持行走，任务完成却因伤口感染离世。

何大妈的曾外孙女何桂英是村干部兼义务讲解员。采访那天我们没碰上她，但看到一段视频。她用低沉的声音讲述：一个红军战士因外地口音被抓，何大妈上前解释说这是娘家亲戚。敌人不信：“你拿什么证明？”何大妈说：“我拿这只眼睛做证！”她当即抓住白匪枪托，朝自己右眼狠狠砸去，瞬间血肉模糊。敌人惊呆了，红军战士得救了，何大妈却失去了一只眼睛。夕阳西下，何大妈铜像熠熠生辉，它救治过的生命早已化作星辰，那段军民如母子的深情却在“何桂英们”的讲述中一代代传了下去。

三天干粮两双鞋

何家冲有一盘老石磨，直径一米有余，两个壮后生上阵才能推转。乡亲们称它“红军碾”。红二十五军回到何家冲那几天，不到四百人的村子要负担近三千名红军。且不说踹医院抬担架、采草药，也不说照顾娃娃兵的生活，仅每人两双鞋和三天干粮的硬指标就够乡亲们忙的。连续三天，大石磨昼夜不停转动，磨米磨面，再将米面粉炒熟加工成干粮。

那几天何家冲女人最忙，挑灯夜战赶做军鞋，不少人家婆媳、姐妹齐上阵。“一只草鞋四边绊，军民情义重于山；编织草鞋送红军，穿上草鞋斗敌顽；大别山上红旗展，红军出发去作战，编双草鞋送红军，盼咱红军得胜还。”这首《编双草鞋送红军》的歌谣就是她们边做边唱。短短三天，赶制军鞋超过七千双。

离开“红军碾”亭子间，我双脚千斤重。两双草鞋能翻过桐柏山、伏牛山的哪座山峰？三天干粮与万里征程，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！我们的娃娃兵啊，离开何家冲，还有何家冲吗？

银杏——活在心中的红军树

谒见那棵老银杏树，是寻访何家冲的重头戏。八百多岁的银杏树壮心不已，枝叶繁茂密集，冠幅比篮球场还宽，以超十层楼高的伟岸身姿雄视鸡龙山层峦叠嶂。20世纪末，古银杏与何氏祠、军医院一道被列为国宝级文物，以单株树木命名的文物全国罕见。十年前，银杏北边修葺了弧形纪念墙，分为三段，中间是长征出发图，两边是大别山最著名的歌谣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九十多年前的原词。

解说员告诉我们，新中国成立后老将们寻找长征出发地，就记得三样标志物——何氏祠、大石磨和银杏树，他们尤其难忘银杏树下出发的场景。1934年11月16日傍晚，何家冲从未有过的大雨轰隆隆下。红二十五军将士高举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”大旗，在银杏树

下列队集合。政委吴焕先宣读《宣言》，随后做了动员：“同志们，红军子弟兵们，今晚我们从这里出发，奔赴抗日前线，你们怕不怕？”“不怕！”“同志们，我们这次远征，不仅山高路险，还会遇到国民党围追堵截，有的同志可能不会再有明天。你们怕吗？”“不怕！不怕！”三千将士一次次振臂高呼。吴焕先最后说：“同志们，好样的！出发！”29岁的军长程子华、27岁的政委吴焕先、33岁的副军长徐海东分别走在队伍前列，2980名红军战士冲出遮天蔽日的密林，顺九龙河向西挺进。

一道闪电划破夜空，一声惊雷落地，老银杏主干应声炸裂，一股烟火焦糊气味混进风雨中。那一夜，何家冲鸡不鸣狗不吠，大山死一般寂静，唯有风雨声。乡亲们默默站在自家屋檐下，久久没有关门。就在那个冬季，红军与数倍敌军周旋，经历了独树镇、孤石滩、庾家河等数场恶仗，程子华、徐海东先后身负重伤，几百战士倒下。第二年春天，被雷劈裂的老银杏竟在焦糊裂痕中长出新枝。银杏返青时，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立足开辟鄂豫陕根据地；银杏叶金黄时，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。银杏树，红军树，永远活在何家冲人心中。

线路图——红军用鲜血画出的印迹

纪念馆进门右大厅有一幅长征线路图灯箱，弯弯曲曲的红线从地图东南角大别山根据地出发，一路奔西进入陕南，直逼西安；为配合红四方面军陕南战役继续西进，连克宁陕、佛坪；再转向西北甘肃，经天水、六盘山，大战泾川四坡村，折向北方直插太白镇、永宁山，到达延川县坪城。这条历时十一个月（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）的征途，从何家冲到延川垂直距离约一千公里，红二十五军却整整走了十个月，转战近万里。讲解员手中电子笔弹出的红点，每一处停顿都是大仗、恶仗，都有金戈铁马的撞击与呐喊。

得知红二十五军西进，蒋介石紧急调动三十个团的兵力追剿，红军走到哪里都是前堵后追，处处是“铁桶阵”。然而，这支平均年龄仅十六七岁的娃娃兵部队，不仅胜利到达陕北，人数也从出发时的2980人增加到3400人。讲解员高声作答：将军不怕死，战士敢拼命。

不说独树镇血战七里岗，不说孤石滩强渡洧水，也不说三要司全歼敌军一个营，单说庾家河那场恶仗。12月10日，敌第六十师师长陈沛奉蒋介石之命亲率万余人从河南追到陕西，先头部队一个团抢先占领庾家河小镇东边山坳口，对驻扎在“杨家药铺”的红二十五军军部虎视眈眈。枪声传来，正在召开的鄂豫皖省委常委会戛然而休会，全体投入战斗。徐海东抄起机枪边射边高喊“冲啊，夺回坳口”，红二二三团数十挺机枪一起扫射，组成火力墙压向敌军，夺回坳口。吴焕先、程子华迅速带后续部队占领两侧高地，形成犄角之势，战局逆转。下午敌军增兵两个团，兵力悬殊拉大，红军仍顽强出击，双方来回冲杀达二十多次。那一仗毙伤敌八百多人，红军也损失惨重，徐海东、程子华先后负伤，团营干部伤亡多人。二二四团团长先宏文与敌拼刺刀时被打断一条腿，仍坚持战斗直到牺牲。二二四团七连一挺机枪先后三名射手牺牲，机枪从未停止射击。军部司号员下巴受风吹不了号，还借破庙为掩体向敌人掷手榴弹。听完这个故事，有人情不自禁唱起国歌：“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！”的确，这句歌词是红二十五军将士刻进骨子的自觉、胆量和豪气。长征路上，他们用鲜血在鄂、豫、陕、甘四省大地上划出了一条沉重的印迹。

长征是播种机

在何家冲两天，我先后得到三本书：《北上——从何家冲出发》《难忘的岁月——红二十五军在罗山》《巍巍丰碑何家冲》。我询问支书：“乡亲们为什么舍生忘死支援红军？”他把《巍巍丰碑何家冲》翻到第七十三页大声念道：“红军里面的人，都是工人、农民、贫民出身，所以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。”“红军主张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，增加工人工资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。”这张题为“什么是红军”的传单，用大白话讲透了红军的道理，句句说到贫苦农民心坎上。

传单诞生于庾家河小镇的“春茂永”药铺。1934年12月上旬，红二十五军进入庾家河（今属陕西丹凤县），军部驻扎在“春茂永”药铺。那时庾家河仅三四十户人家，恰逢圩日却十分冷清——老乡们躲避红军。上午，战士们在树林里撞见一个人，头戴瓜皮帽，身穿长马褂，将其抓到军部，竟然是药铺杨掌柜。街坊纷纷说情：“掌柜的是个善人哩！穷人抓不起药他就除或免，还常借粮给穷人……”吴焕先当即放人，说：“开中药铺子也是救死扶伤的慈善事业……我们就住在人家铺子还把掌柜扣留起来，实在不够意思。赶快放了，莫把‘善人’当成大土豪。”几句话落地，一圈人都微笑。

吴焕先文武兼备，早年在麻城蚕业学校接触马列主义，走上革命道路，曾一把火焚毁自家地契，宣布土地归佃户。从黄麻起一路走来，他早已习惯枪林弹雨。血战独树镇时他高喊“共产党员跟我来”，手举大刀杀人敌阵。1935年8月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他不幸中弹牺牲，年仅二十八岁，后被评选为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。但此刻他却格外平和，要燃尽一颗被谣言冻僵的心，当众告诉杨掌柜红军是什么队伍、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、为什么打仗。杨掌柜想起国民党军队征粮拉夫烧杀，再看眼前这群人冻得嘴唇发紫却宁可躺在屋檐下也不破门而入，下意识点头，转身掀开粮仓：“家里有几斗苞谷米，都拿去。”吴焕先命令按价付钱，杨掌柜死活不收，最终留下银圆。这事让杨掌柜开了窍，也触动了红军干部——老百姓躲避是因为不了解红军。刚好那天在庾家河打了恶仗，徐海东、程子华负伤，杨掌柜拿出最好的药救治伤员，组织街坊掩埋牺牲的红军。12月10日，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写出“什么是红军”并刻印成传单。自那以后，红二十五军走到哪里就贴到哪里。当年鄯西县青年李玉才揣着传单加入红军，后缝在衣裳夹层交给妻子刘立英，直到1981年上交，如今成了鄯西县档案馆的镇馆之宝。

长征路上宣传工作立竿见影。11月26日血战后，农民王合多带路连夜穿越敌军围堵抵达伏牛山东麓。12月4日，乡间货郎陈廷贤带路，三天急行军跳出敌军“铁桶阵”，几十年后，军长程子华的女儿林爽爽撰文《军史布衣第一人：陈廷贤》，专门讲述了这段化险为夷的故事。

两天的寻访结束了。雨后初霁，何家冲山更青、树更绿、村舍更夺目。“初心路”上旅游大巴一辆接一辆，游人结队走进长征主题文化公园；“红色民宿”“银杏大食堂”“有稻山房”等二十多家餐馆酒店早早洒扫庭院开门迎客。昔日长征出发地已蝶变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何家冲学院、何家冲新时代讲习所先后落成，一百二十余家特色民宿带动五百六十八名年轻人返乡创业，全村人口从六百余人增长到三千多人，人均年收入提高近两万元。红绿融合的振兴之路，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生机。

巍巍何家冲，又是一个好日子。